

至順鎮江志卷二十一

雜錄

武事

盛設烽煙

吳志黃初中曹丕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旗幟數百里帝使諸將謀以拒守將軍徐盛設計自武昌至京口烽煙相望

韶遠斥候

吳使孫河屯京城河因赴宛陵為嬀覽所殺其子韶年十二收河餘眾繕京城營試攻驚之禦敵孫權聞亂引兵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禦敵孫權聞亂備警謹聲動地權使人諭止明日見韶甚器之拜為檄校尉食丹徒曲阿二縣自置長吏一如舊韶為邊將數十年得士卒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敗焉魏人撤兵遠徙江淮之地不居者數百里

郗鑒屯據

晉郗鑒咸和九年刺徐州蘇峻反鑒將赴國難遣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今賊越逸斷賊糧運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防其越逸斷賊糧運東入會稽鎮京口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陶侃為盟主鑒率眾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會王舒虞潭侃不盟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中乏水默窘迫突圍而出三軍將失色健來攻大業城中大業水默窘迫突圍而出三軍將失色健軍曹納以廣陵大業後舉責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侯後舉責不守賊方軌而前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時賊帥聚眾數千浮海鈔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率眾將討平之

蔡謨防守

晉蔡謨領徐州刺史聞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募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
隨宜防備甚有算略

牢之退元

劉牢之代王恭鎮京口時楊佺期桓元將兵逼京師牢之率北府之眾馳赴次于新亭元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劉裕破恩

晉隆安中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萬樓船千艘建康震駭牢之東討自山陰使劉裕由海鹽進援裕兵不滿千人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眾鼓噪登蒜山裕率眾奔擊大破之恩走郁州

無忌斬修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晉元興初劉裕破盧循何無忌潛勸裕于山陰起兵討桓元士豪孔靖曰不如待其已篡于京口圖之裕從之劉邁弟毅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告裕遂與毅定謀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徒眾隨之即斬桓修以狗

宋武安眾

何無忌爲盧循破于尋陽劉裕方北伐至下邳聞之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

邱令敗賊

齊永泰元年王敬則反邱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敬則軍至值瀆涸不得進臺軍以死戰騎兵突其後敬則軍皆白丁無器仗驚散大敗

蕭綸赴難

梁太清中侯景構逆邵陵王綸率眾討景次鍾離景已渡采石綸仍晝夜兼道入赴率步騎三萬發自京路口將軍趙伯超曰若不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眾軍奄至大破景斬首千級

蕭藻遣子

侯景之亂時藻為南徐州刺史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臺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而薨

太史便鬪

吳志孫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進擊劉繇于曲阿繇同郡太史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韓當宋謙黃蓋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尋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後于涇縣獲慈策捉其手曰甯識神亭時耶若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輿地志云神亭在延陵縣西三十里即吳長沙王策遇太史慈處也

鐵杖盡殺

隋平陳後江東反楊素遣鐵杖覬賊為賊所擒縛行至慶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素大奇之

神功遣將

唐劉展之叛江淮安都統李峘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展素有威名馭軍嚴整淮東節度使鄧景山為將所擊潰展引兵入廣陵峘關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于白沙設疑兵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者累日李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犯潤

昇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使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
白沙濟西趣下蜀自將三千人軍于瓜洲濟江展將
步騎萬餘陳于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
不得渡還軍瓜洲而新等兵已至下蜀展遂敗

韓滉總兵

唐李希烈之亂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乃閉關梁修
隄壁起建鄴抵京峴樓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
狩事造樓船戰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
浦乃還時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
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焉希烈陷汴州滉乃擇銳
卒令裨將王棲曜李長榮柏良器進討次睢陽而賊
已攻甯陵樓曜將彊弩數千夜入甯陵良器擇弩手
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矢
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不敢東杜
牧詩城高鐵甕橫彊弩申浦在常州江陰界春申君
地所封之

聚挽硬營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唐鎮海軍節度李錡增廣兵眾
選善射者聚爲一營號挽硬

選敢死士

唐咸通五年龐勳陷都梁城辛謙言于泗州刺史杜
慆請出求救于淮浙閩月甲辰至潤州見鎮海節度
杜審權乃遣押衙趙翼同謙將甲士二千人救泗州
浙西軍至楚州未進謙曰我請爲前鋒乃募選軍中
敢死士數十人迎賊死戰揚旗
鼓噪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

募後樓都

唐鎮海軍節度使周寶募兵號後樓都子璵統之孱
不能御軍伍橫肆廩給倍于鎮海軍皆怨寶築羅
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
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使薛朗曰
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戡士卒浩曰
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浩帥其黨作亂攻
府舍而焚之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起徒跣叩芙
蓉門呼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

奔常州

籍凌波軍

南唐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彩帛銀椀皆籍姓名於是盡蒐以為兵號軍凌波

據降朱實

唐乾符四年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裴璩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詔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為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敕以實

駢討仙芝

唐乾符六年王仙芝陷荆襄徒黨皆郢人僖宗以高駢前鎮郢軍民畏伏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駢遣將張潏梁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秦彥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賊走于嶺表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五

盧絳舟師

南唐盧絳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潤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陳喬表為本院承旨使經營制置頗見幹績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募士卒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部分次序進槳退棹旋運如飛皆如節制累于海門遮獲越人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以功拜為上柱國凌波軍都虞候宋師圍金陵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舟師突圍出至京口舍舟登岸麾兵三戰越人三北乃以為潤州節度使

世忠水戰

宋建炎四年兀术至鎮江韓世忠提兵駐揚子江焦山以邀之時兀术眾數萬泊金山下仍植一旗書姓名世忠募海船百餘艘進泊為長綆貫一大鉤徧授諸表其上預命工鍛鐵相聯為綆貫一鉤徧授諸軍之彊健者平旦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縵則曳一舟而入兀术不得渡以輕舸絕江而遁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金人來必登此望虛實因遣卒二百伏廟中三百伏江岸戒

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數日果有五騎趨廟伏兵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墮而跳馳得脫詰二人者云卽兀術也

赤心奇兵

宋浙西人帥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信納寶得數千眾創赤心奇兵兩軍

赤馬白鷄

宋嘉定壬午郡守趙善湘教浮水軍五百人以黃金沈之江中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能潛行水底數里又置多槳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疾如飛赤馬白鷄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之式大如凡六七種遂依八陣為法且以新意為陣每一蒐閱艦參錯舳舻連貫耀旌旗轟鼓角雜以浮水軍履波濤為部伍角伎奏樂如步康莊

刑罰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六

流涕行法

宋李安民行南徐州事時城局參軍王迴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而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于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

共案設酒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沈屍於河府縣捕逐甚峻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兩弓級素能搜跡奸隱銳以求盜自任是近舍少年子常出入女家忽往淮上兩弓疑焉言於尉丐引帖同渡江至揚子橋與少年遇因邑里相識乃邀至道旁店買酒與飲何人持陶醃四隻於案弓曰吾二人在席共飲一客有弓驚醃少年指下坐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驚醃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同婦人死於非命豈汝為之故冤隨不捨少年無以答遂就縛而歸伏其辜此蓋弓級設策以詰之爾非必有所謂鬼也

談笑

哀遊練湖

寰宇記引語林曰晉太傅褚裒遊於湖中狂風忽起
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舫人皆無可招天譴者惟
孫興公多塵垢正當
擲於水以厭天災耳

約談招隱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
金陵於錡坐上屢讚招隱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
明日謂約曰常聞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
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野山將翠幕遮古松用
綵物裹腥臙洩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
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規圓方丈

甘露寺某僧者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嘗與之遊
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
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寶也及再鎮
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喜對
曰已規圓而漆之
矣公嗟惋彌日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七

滿酌郎中

宋陳亞知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尋欲按之馬至因觴
於甘露寺憲曰滿酌郎中陳素滑稽驚謝曰不敢望
滿但得成資保全太
幸也見湘山野錄

考古

季子墓碑

吳季子廟在延陵西北九里夫子題其墓曰嗚呼有
吳延陵君子之墓人謂之十字碑歲久湮沒唐開元
中明皇敕殷仲容摹刻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
重刻石廟中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云吳季子墓
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
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模榻其本以傳然則開

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考其歷聘諸國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諸字特大非古簡牘可容第以其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
以俟博識君子焉

慶封井詩

唐陸龜蒙慶封宅古井行曰古甃團團薛花碧澗寒泉深百尺江南戴白盡能言此地曾爲國羞魯儒封嗜酒荒齊政齊人翦族封奔進雖過魯固心儒欲弄吳民竊吳柄吳分巖邑號朱方於家負固心儒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龍森若牆一朝雲夢圍兵至胸陷鋒鏑腦塗地因知富德不富財顏氏簞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縵沈餅自茲始夫

甘露伏羶

蘇文忠遊甘露寺詩
臥龍公挾冊事雕鑽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懷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八

有遺想事往無留觀其序云寺有石似羊相傳謂之狠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若伏羊形製略具號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按輿地志石巷在城南吳時孫氏隧道也劉備詣孫權與俱出獵因醉各據一羊三說不同又蔡寬夫詩曰甘露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市塵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涉時錢知高駢徐溫立三方潤州界處其間隱此詩婉而有味元符寺經火詩版不復存而石亦剝矣

按曾彥和潤州類集引羅隱石羊詩自注云在妙喜寺前又隱寄默師詩云佛殿前小石似羊僧因碑妙喜即今旁蓋非也或謂李衛公鼎建時因境內奇物甚久石羊在妙喜遷置然羅隱以隱詩揭其旁蓋非也或謂李衛公鼎建時因

境內奇物甚久石羊在妙喜遷置然羅隱以

衛公徙置明甚彥和類集作於元豐中而蘇公

過潤亦當元豐時則當時所見已非舊石矣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

字竊謂當作百六十餘字蓋六百字顛倒而後十
 遺逸耳若依東觀餘論以百為十則不應在邵
 資政所得反多字數如玉以辨證謂本列於前而
 治臨本最足全備語意殊不相屬殆非元文如刻
 本補綴雖而語意是相景德年問焦山石刻未
 上真紀爾歲辰兩語本意是相景德年問焦山石
 甚殘缺時所藏墨臘本取碑中所有之字湊入此
 兩語故不協韻字畫雄拔自亦自可喜至如增
 逸少書及立石等字則為無稽矣使其初有逸少
 書字後人復何疑焉蓋崖石崩泐字畫漫偏傍
 所存亦有不可彊合者近年竊取而藏之摹甚艱
 輿致吸江亭上而好事者以集古錄東觀餘
 所得無幾良可博雅君子庶幾有焉
 論等說附錄左傍博雅君子庶幾有焉
 集古錄云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於焦山
 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之往
 往祗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多世以其難
 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義之顧況
 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文奇特然不類筆
 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
 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也
 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考次銘文首尾似可讀雖
 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者往往
 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蓋印書者
 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蓋
 新傳瘞鶴銘文忠謂不美詩山陰不見換經京口
 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居今審定文格法殊類陶
 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其別號
 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
 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書年名此又可
 證云壬辰梁天監甲午歲也甲午者十三年也
 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岳權駐會稽嘉仙去
 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周子良銘後
 為之作傳即十一年乙未歲其在華陽矣此銘後
 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
 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
 以銘即瓚
 書誤矣

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也水落時亦可
摸榻予因請州將龍閣直學士張子顏出之
欣然發卒挽之既出則小石亦覺隱指如刻畫
一併出之疾讀其二文則筆力穎異乃知其文同
遂以較之第闕二字而本以遺故舊今但見者
持以僧所給耳因摸其左云近觀陶隱居諸刻因
為寺僧一給而記其左云近觀陶隱居諸刻因
裝緝以爲通銘陶所書前輩所稱者
復詳辨乃知此銘真陶之書此輩所稱者
眾矣惟黃長睿之說得矣此輩所稱者
曾旼又以瘞鶴銘王瓚詩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
集詩共爲山中四絕焦光贊已見人材門隱逸類
注江淹與陸東海焦山集詩云杳杳長後思來
使情濃恆忌氛度籍蕙望春紅青莎被海月朱
華冒水松輕氣暖長岳雄虹赫遠峰日暮嶮谷
參差不爲憂傷容王瓚冬日與羣公泛舟山有琴
瑟不爲憂傷容王瓚冬日與羣公泛舟山有琴
江外水不冷今年寒復遲眾芳且未歇近山詩云
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袂
落暉兩片青石稜冲除無因依一山安可至欲到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一

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
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丹徒廢臺

輿地志緣江烽燧臺基
吳志并在丹徒縣境

延陵古鐘

宋志孝建三年四月甲辰延陵得古
鐘六日徐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郝師石臼

茅山志八卦臺南有梁郝尊師所居累甃爲垣鑿石
爲臼才方丈餘遺竈尚在久爲荆榛所蔽宋紹興間
西清陳公築
庵始見之

蕭公鐵鑊

甘露寺二鐵鑊梁天監中所鑄東坡蘇公所云蕭公
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

逸周鼎渭城辭漢槃山川失
故態怪此獨能完正謂此也

得書郗冢

陳永定中有人發郗冢見惜尸如生得古銅器十
餘有鄭康成所書箴左氏膏盲惜手注其後云得於
廣固鄧伯道鄧云石勒軍發鄭康
成塚得之又紙筆并題人名

沈碑蕭塘

丹陽戒珠院即梁武帝所幸皇基寺也寺有梁碑巋
然往來官摹打紛紛寺僧厭之沈之於塘達頭西村
蕭塘橋之南
數百步水中

羲之墨跡

建康實錄陳時東征北軍於丹徒盜發
晉郗曇墓大獲王羲之及諸名賢墨跡

奂之經幢

府治西圃有陀羅尼經石幢唐雲陽野叟王奂之集
晉王羲之書奂之自題其端云集宗祖晉右軍書歐
陽修集古錄曰陀羅尼經幢在潤州寶墨亭中宋咸
淳八年郡守趙潛移置焦山其題僧如玉瘞鶴銘辨
證後云玉師示余瘞鶴銘辨余因以掘地所得陀羅
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寶墨二即此帖之在州宅
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
俱萃焦山下三生石上一笑領悟固奚庸多辨咸淳
第八夏至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三

建陵石麟

梁武帝父順之仕齊為領軍將軍封臨湘侯武帝即
追尊為文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建陵碑曰太祖文
皇帝之神道碑武帝大同中作石麒麟乃置於此墓
至歐陽修集古目錄乃以此碑為宋文帝神道碑然
宋文帝長甯陵自蔣山特其八字與文帝廟號俱
同爾二陵見於姚思廉齊書及沈約宋書建康實錄
甚明

俱萃焦山下三生石上一笑領悟固奚庸多辨咸淳
第八夏至

宏墓銅器

蔡佑雜記丹陽有人發古墓得碑云宏偃將軍墓梁朝人追取到銅器制度皆不甚古或云為縣官所易

幼度石龜

輿地志城南十字道北謝幼度將吏為之立碑後止有龜存焉今近城有烏龜灣者有石龜甚大豈謂是與

探微青猊

甘露寺有陸探微所畫青猊東坡詩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

僧繇化人

甘露寺有張僧繇所畫菩薩像東坡詩云僧繇六化人霓衣掛冰紈隱見十二壘觀者疑誇謾又米南宮甘露寺悼古詩序云寺壁有張僧繇四菩薩一以為六一以為四未詳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四

道子僧像

米南宮甘露寺悼古詩序寺壁有吳道子行腳僧然東坡詩中不及之

麒麟古碣

寰宇記云梁簡文帝陵有麒麟碑尚存

鷓鴣舊堰

唐僧皎然送楊山人往京口買藥歌云夜驚潮沒鷓鴣堰朝看日出芙蓉樓此堰久廢莫詳何地

大律師碑

招隱寺大律師碑唐貞元中所立今在普照下方前軍寨內大德五年秋七月為颶風所仆不知何在

保福佛腦

城中保福尼寺後大聖院有辟支佛腦其上徧生舍利五綵絢爛中有赤白者二大如彈丸狀若日月光

瑩奪目至元至大間兩經御覽尋復歸於寺前大聖院有佛指寶公院東觀音院皆有佛牙其上俱生舍利往來士女求觀者眾寺僧以此為布施之資也

鐘鑄開元

延陵鎮昌國寺銅鐘上鑄開元年號

井刻大中

普照寺有井闌唐大中時所刻

李得寶峰

因話錄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有山林之致不好俗談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生公嘗以隨逐月夜泛江登山擊鐵彈琴猿必嘯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又於焦山得一石號寶峰後載歸洛中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五

張叩玉磬

國史纂異唐潤州人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所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之

顧況山房

唐顧況自號華陽真逸棄官結屋居茅山石墨池上見茅山志

秦絲石硯

茅山有唐秦絲山房在石墨池上輿地記絲唐人穴石為硯注道德經又隱逸傳絲會稽人工詩

樓號千巖

宋敏求舍人題刁約藏春隲詩云千巖相望蔽松筠注千巖樓在潤州唐刺史王璠創

亭名鎮海

潤州類集鎮海亭臨江亭桂亭雜見
傳記爲登臨之勝地今皆失其故處

雙井異色

丹陽縣賢仁坊雙井土人云其井最古不知何年所
開相去數尺許南者色赤北者色黃莫喻其理或云
丹陽山脈起於淮揚絕淮至東海州通泰踰於江由
石公山並江南馬跡至湖中而止其支者循三茅抵金壇至龍
漕渠循丹陽而南其從西來者起於丹陽雙井爲
山而止其支者循萬頃洋以東亦貫於丹陽雙井爲
兩山地脈之會故水色各異
不知是否見蔡逢丹陽志

千墩相連

丹陽縣南七里丁橋東接毗陵西抵句金纍纍然冢
阜相接或云卽丁令威之所歎也按漢遼東華表柱
有鶴歌曰丁令威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城郭良
是人民非何不學仙人纍纍丁橋之地豈令威故里
耶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郡庠四靈

宋乾道壬辰春教官熊克因閱漢碑取麟鳳二瑞圖
於壁其麟之贊曰麟胡爲來有王者起曠代一獲魯
狩漢時至聖感之經絕史止于嗟麟兮維其時矣鳳
之贊曰有道則見鳳何爲藏儀韶鳴岐千載相望速
時之衰歌聞楚狂德舜文輝其翔慶元四年教
官陳德一易之以石嘉熙中教官劉卿月又得四靈
圖於應天之府治其摹刻於大成殿西廡麟鳳二贊與
熊直院所傳正同其龍之贊曰或潛或躍龍稱其神
爰飛在天易況大人名師命紀瑞應昌辰類孰從之
祥風慶雲龜之贊曰天下有道神龜出焉背書脅文
光昭後先謂何千歲游於芳蓮得氣
致和維以永年今遷置於講堂之北

謝宅七佛

城南勝果寺宋高宗成肅謝后父冀王之墓存焉寺
中有高宗所賜七佛畫像至今猶存名筆也寺僧摹
而刻之
於石

大河龍卵

宋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於金山寺至元祐間猶藏沈括居潤時屢見之

金山星石

宋治平元年毗陵日晡天大聲如雷震一星如月出東南再震移西南三星隕焉在宜興計亭許氏園藩籬俱焚火息視地一竅深三尺餘星猶灼爛久漸暗熱不可近後得拳石頭微銳其色如鐵鄭守伸取視以遺金山寺今猶存焉見夢溪筆談

題羅浮石

李德裕有題浙西公宇浮羅山石并題浙西公宇奇石二詩

易觀音鐘

丹陽觀音寺銅鐘唐楊行密將安仁義所鑄宋嘉定間郡守四明趙善湘以鐵易之而去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七

刊禹跡圖

禹跡圖以禹貢山川及古今州郡山水地名開方圖之每方折地百里宋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左迪功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俞箴依長安刊本重校立石於講堂之西壁

文戴駟碑

戴駟碑在招隱寺宋崇甯甲申米芾文

李西臺詩

李西臺詩石刻在郡庠講堂東壁

黃山谷疏

因勝報親禪院有宋集賢學士黃庭堅開堂疏石刻云因勝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瓶水鑪香終惜松楸之潤曉猿夜鶴將從杖履之遊禮部郎米芾跋

流水院鐘

澗壁流水院鐘唐大中時所鑄今在埤城法雲寺

勝果寺竹

謝墳勝果寺有石刻竹圖在佛殿之側不知何人筆也

荆公手帖

王荆公手帖及郡守許遵詩并刻石郡庠講堂東壁

養直心經

金山龍游寺有蘇養直所書心經及白衣觀音像并鑄於石

劉贊三賢

丹陽縣圃有三賢堂漫塘劉宰為之贊鏤梓而揭諸梁間今不存矣其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其出也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十八

股肱朝廷綱維區宇其處也激萬代之清風立當時之砥柱堂堂衛公為世碩輔業廣功崇鸞停鳳翥養琴堂幅巾容與飄飄後湖潔身霽舉永謝蒲輪考槃茲土蹇驢風月短篷煙雨出處之德異世同譜不悼其窮不已其忠磨青天貫白虹挫骨摧奸鋒使宇宙重開日月再中處兮膠庠之下士出兮社稷之元功維桑與梓有來必興嗟嗟乎陳公三賢蘇丞相頌後湖居士庠陳秘撰東也

李圖二像

金山舊有東坡佛印二像李伯時筆蘇子由贊歲久損裂至順壬申廣東都元帥本齋王都中請觀敬歎命工裝褉仍付常住

拾遺

相逢曲阿

宋蕭惠開為南東海太守時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

隨候朱方

梁大同末王勵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武帝謁園陵
道出朱方勵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
不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獎之

李母弭變

唐李景遜母鄭氏性嚴明景遜宦達髮已班白小有
過不免捶楚及觀浙西母問行日景遜率爾對有
日鄭曰如是用母行景重請罪乃赦有左都押衙
曰已貴何杖之而斃軍中忿怒將為變母聞之景
景遜意景遜杖之而斃軍中忿怒將為變母聞之景
遜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遜於庭而責之曰天子
付汝以方面國家刑罰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
無罪之人乎命左右扯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
為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久
迺釋之軍中由是遂安

簾父絕患

霍簾丹徒人宋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於兵
荒輕相賊殺簾父時為府史雞鳴時上府道遇婦人
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簾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
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
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為遲者執乎盍從
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為良家子失身為屠家婢
為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房遇夜輒殺脯其肉以
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房遇夜輒殺脯其肉以售
而戮之慘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
殺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信待以家人誠不忍
府幸府司聞而禁之篋父語之曰汝輩一而少長十數人
死又其家親鄰及所與相賣買者皆是家以汝所
活不以其家親鄰及所與相賣買者皆是家以汝所
及羣婢之亡知所且露必遂遁去此而遂於他則
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露必遂遁去此而遂於他則
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耳患遂絕
未幾生簾人以爲陰德之報見京口耆舊傳

用之妖妄

用之妖妄

唐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無禁專方藥重日江西呂巡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妄濫刑重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巷謂之察子至於庶狡凶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之察子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刁遠固吝

晉刁協之孫遠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遠之誅也其子彌亡命帥數十人入京口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劉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飢弊編戶賴之以濟見通鑑

衛公誥命

蔡佑雜記李衛公浙西觀察使誥命用白綾上飾以銷金雲鶴藏京口焦百藥秀才家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二十

李祖敕書

揮塵錄丹陽呂城閘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恪秀才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鄭王房出其遠祖武德貞觀以來誥命敕書凡百餘亦有薛少保顏魯公書者奇甚明清每語親舊經由無惜一訪而閱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觀也今金壇西岡李氏蓋其後其故物尚存篋笥云

重鑄府印

夷堅志支集宋建炎之亂暴失府印自後施用唯觀察使印代之而附小帖於傍曰借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守言於朝詔文思院重鑄府印一偏識給降率僚吏望闕祇拜且受賀視之府字左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於此當移他藩才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間蓋德常經張定叟杓幾仲子顏連洩茲土吳居甫琚兼領亦數月其或召或罷又頗多鮮有滿兩歲者

舊藏告身

舊藏告身

宋張知章丹徒人曾孫藏敕告於家如新告身云
將仕郎前守桂陽尉張知章年三十歲癸亥支材中
形面貌黃白色少髭潤州丹徒縣長樂鄉支化里
父爲戶云云或言唐時告身皆言人形狀然不知宋
慶歷間
尙爾也

至順鎮江志卷二十一終

丹徒陳裕業建侯校字

至順鎮江志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至順鎮江志附錄

嘉定鎮江續志

節制司蘆場在高家沙與焦山相對係充諸軍戰船搭蓋蘆簪及繫縛纜索之類元管業則張循王府租撲則戴忠翊守臣龍圖大卿趙善湘仍舊數每歲輸錢三千五百貫于張府官自採砍以充上件之用於私初無所損于官大有所益張府既願租于官遂申聞朝省以爲永久之利今備錄省劄如後

嘉定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准當年九月三日樞密院劄子知鎮江府節制水軍都統司諸軍趙龍圖申契勘節

至順鎮江志

附錄

一

制官見管戰船所用在上搭蓋蘆蕨踏子及常用繫縛荻纜之類向在都統司時例是分隸七軍管認名爲搭蓋苟且異常不免風雨之所飄潰烈日之所曝晒故其船隨修隨壞曾無二年堪好不修之船及隸本司已經數年既本司別無財賦遂只從例監勒諸軍搭蓋諸軍自出戍移屯之後各軍在寨財賦猶有窘乏雖名曰監勒搭蓋而實不能有搭蓋者但數日一次展到頭而已以此數年之間不過那融收買些少蘆蕨隨分搭蓋要緊船隻及荻纜不時斷爛或遇風雨嘗恐悞事善湘承乏一歲有半既知諸軍無所從出又見戰船無可搭蓋

被風雨烈日所敝日夜思慮求所以自爲搭蓋之策未得其說嘗會計其數見管大小戰船并接續添修戰船共二百四十隻又腳船一百隻通計三百四十隻合用搭蓋蘆蓆一十一萬 千三百六十八領合用大蘆七千四百六十束并繫縛荻纜六百九十四條計大荻二千七百七十六束兩項通計蘆荻一萬二百三十六束此乃一年一次須用換易之物其數旣瀚大若從本司一一收買則所費不貲委是無從而出尋差人前去本府沿江一帶踏逐官民戶蘆場地段見今租撲與人採砍出賣之數令差人和議並從租撲戶體例用錢租撲

至順鎮江志

附錄

二

本司卻差水軍船前去採斫計其場內所收蘆荻可充搭蓋上件戰船及纜索所用之外比之民間卻省顧人採斫工食及船腳之費可以補還上件租撲價錢于私旣無所損而于官大有所益且可爲每歲指準之計續據牙人踏逐到蘆場一段在本府焦山相對名曰高家沙其場係張府爲業自舊租撲與人去年係本府戴忠翊租撲計租錢三千五百貫一年作三限支打證得上項蘆場張府旣租撲與人不過是每歲欲得租錢而已遂喚上張府幹人馬思恭申士良等據入狀自從今歲情願聽從節制司租撲本司除已依戴忠翊見還張府

三千五百貫租錢體例自嘉定十六年爲始係節制司承替租撲差官採聽水軍船場專一織造蘆荻藤纜充搭蓋戰船及繫縛纜索使用本司卽不令其他處關撥一莖一枝互用亦無低價抑勒分毫虧損張府課利切恐本司事力輕微他時或被謀利之徒妄生詞訴致使戰船永無搭蓋之日實爲利害所關合具申朝廷證會若是本有分文虧損張府低價抑勒或有並緣支用則善湘與節制司屬官共俟朝典所不敢辭所貴事在必行以濟軍中急切之敝伏乞證會申聞事右劄付鎮江府節制趙龍圖證會准此嘉定十六年九月三日

至順鎮江志

附錄

三

以上見十一卷防守屯條後

南唐李氏

間設貢舉選士吳淑在江南舉進士擢高第補丹陽尉久之直內史從李煜歸朝

以上見十八卷吳淑條前

咸淳鎮江志

舊有壁記今不存嘉定志于壁記外得一人曰鄭民彝今復得一人曰宮聲

鄭民彝仁宗時人太尉馘之子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

公事見華陽集

宮聲左朝奉大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見紹興九年

汪藻修學記

以上見十六卷簽判條後

永樂鎮江志

至元間開西北平陸二三里民居甚眾後潮水侵齧其地皆淪入于江今止存十數家耳

以上見二卷京口開條後

明朝本府知府

品正四

同知

品正五

通判

品正六

推官

品正七

經歷司經歷

品正八

知事

品正九

照磨所照磨

品從九

檢校

流未入

司獄司司獄

品從九

儒學教諭

九從

品訓導

流未入

僧綱司僧綱

品從九

副都綱

流未入

道紀司都紀

品從九

副都紀

流未入

陰陽學正術

品從九

醫學正科

品從九

織染局大使

品從九

副使

流未入

至順鎮江志

附錄

四

稅課司大使

品從九

副使

流未入

大軍倉大使

品從九

副使

流未入

炭渚驛丞

流未入

京口驛丞

流未入

丹

徒壩官

流未入

甘露壩官

流未入

瀕江新港壩官

流未入

通津遞運所大使

流未入

廣盈庫

流未入

丹徒縣知縣

品正七

縣丞

品正八

主簿

品正九

典史

流未入

流儒學教諭

流未入

訓導

流未入

丹徒鎮巡檢司巡

檢

流入

安港巡檢司巡檢

流入

高資鎮巡檢司巡檢

流入

稅課局大使

流未入

丹陽縣知縣

品正七

縣丞

品正八

主簿

品正九

典史

流未入

流儒學教諭

流未入

訓導

流未入

僧會司僧會

流未入

道會司道會

流未入

陰陽學訓術

流未入

醫學訓科

流未入

稅課局大使

流未入

呂城壩官

流未入

呂城驛

丞
流未入

雲陽驛丞

流未入

呂城鎮巡檢司巡檢

流未入

包港巡檢司巡檢

流未入

金壇縣知縣

品正七

縣丞

品正八

主簿

品正九

典史

未入

流未入

儒學教諭

流未入

訓導

流未入

僧會司僧會

流未入

道會司道會

流未入

陰陽學訓術

流未入

醫學訓科

流未入

稅課局大使

流未入

湖溪巡檢司巡檢

流未入

長

蕩河泊所官

流未入

以上見十五卷封君條前

至順鎮江志

附錄

五

至順鎮江志附錄終

丹徒陳裕武漢藩校字